

上海有条小马路,仅600多米,却闻名遐迩,被誉为“情侣约会圣地”。这里,马路两侧有中外爱情的诗篇;从此地爱心邮筒发出的信件都盖上爱的邮戳;墙上写满了海誓山盟的涂鸦……难怪有人说,踏进这条老街,就会被氤氲着的浪漫气息击倒。其实,这正是得益于它的路名——甜爱路,来这里当然是为爱情“讨口彩”。

无独有偶,朋友告诉我,现在有的新郎新娘在结婚前后,都要到浦东的一条小马路(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前面)上走一走,虽

然它的长度更短,却能和甜爱路比美。这是因为它的路名起得真好——合欢路,新人们来此就是为了讨这份口彩。

“讨口彩”是一种民间

讨口彩

潘志豪

习俗。在特定场合或人生关口,说话和行为有一定法度和规矩,其目的是避邪祛灾,寄托希望,从而使心理上得到平衡,精神上获取愉悦。

从小时候起,长辈们

我的母亲多愁善感,悯人悲天,会轻易流泪。在我当兵之前,每有同学到我家,母亲见衣单者叹其寒,见瘦小者怜其饥,都会引发一番情不自禁的唏嘘。然而在我当兵走的那一刻,却始终滴泪未落。

1972年12月的一天,我放学跑回家,一进门就大声嚷嚷:“妈,今年征兵开始了,有部队来我们学校征小兵,我够条件,我想去当兵。”一口气把话说完,接着我就意识到自己太唐突,埋怨自己咋就不做点铺垫,让母亲也好有个心理准备。我这么直截了当,不啻为重磅

“催泪弹”,她若是执意“泪流”,我岂能走得成?于是,我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母亲,等着接她挽留的“泪招”。完全出乎我的意料,她半天没吭声,脸上也不见泪花。那一刻,时间仿佛凝固了,她似在思索怎么答复我,又像在克制喷涌欲出的眼泪。我忧心不安地等待结果,过了好一阵子,她才低着头颤抖地说:“去吧,不当兵也得下乡,儿大不由娘。只是你哥当兵还没回来,你又要走,唉……”她口气沉重而坚定,看样子我若恋家反悔,她反而会说我没出息。对于母亲压抑情感做出的允诺,我高兴不起来,惊诧母亲坚定得有点反常。

接下来的几天目测、体检、政审,一关顺利过了,地方政府敲锣打鼓把入伍通知书送到家。我忙着跟老师和同学们道别留言合影留念,无暇观察母亲的反应。开拔的前一天晚上,我穿着新军装踏入家门,向家人辞别,把事先想好的话对母亲说:“妈,我明天就要走了,到哪儿去不知道,啥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。但您放心,一到部队我就给家写信,我会好好干给咱家争光争气。您老人家身体不太好,别累着,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想开点,一定要保重身体啊!”说着说着我哽咽了。这么煽情的话,若在往常母亲听了早就泪流满面了。但此时此刻她却出奇地平静,红着眼圈缓缓地说:“你放心吧,家里还有这么多人呢,没啥好牵挂的,你在部队干得好比啥都强。从小你就懂事,到部队肯定是个好兵,妈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”刹那间我突然明白了,母亲在我面前强忍泪水,是让我无牵无挂去当兵,全身心地保家卫国。强忍泪滴的深刻内涵远胜于泪水滂沱的述说,是一种无须言表的叮嘱和催我奋进的精神力量。

翌日上午,欢送新兵的人群把站台挤得满满当当,那种恋恋不舍的气氛感染着在场的所有人,甚至使人忽略了隆重热烈的锣鼓喧天。一队队“新兵蛋子”分别登上一节节绿皮闷罐车厢,一张张层叠在车门口的稚嫩的面孔,向站台上投去寻找各自亲人的目光。我焦急地巡视着,两眼由远到近地扫视,发现母亲那弱小的身躯居然挤到了最前面。只见她双脚站在一汪水中,脚上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皮鞋。那可是东北的初冬时节,她毫不吝惜也顾不得吝惜脚上的皮鞋,不觉脚下湿冷也顾不得湿冷,昂着头盯着我,频频向我挥手,嘴里喊着什么我根本听不清。我留意母亲的双眼,发现她仍然未垂泪,只有尽量多看我几眼的不舍。关闭的车门阻隔了我的视线,母亲的表情却在我脑海里永远定格了。那神情是情愿和理解中的难舍难离,是“意恐迟迟归”中蕴含的对儿子美好前程的憧憬。

三年后,我学有所成且光荣入党,终于盼来了第一次回乡探家的机会。“妈,我回来了。”见到母亲我只喊了一声,母亲即刻声泪俱下:“儿呀,三年了,你咋才回来啊!”

就对我们进行“讨口彩”的启蒙训练。比如,吃年夜饭时,桌上的菜都可以吃得精光,唯独鱼不能吃完——这叫“年年有余(鱼)”。又如,不小心打碎了饭碗,就要说一句“岁岁(碎碎)平安”。再如,你家刚洗好的衣物水珠滴在行人身上,只需说上一声“有财有势(水)”,就能化解一场可能发生的口角。

我父亲早年曾在一家旅馆做“账房先生”。那时,科举考试早已废除,但到上海来报考大学者甚多,因此旅馆里对茶房、娘姨的“讨口彩”训练特别严格。如吃饭时,筷子掉在地面上,不但不许讲“落地(第)了”,还要做出像拾到皮夹子那样开心的样子:“及第(地)了”,否则,轻则挨顿骂,重则“炒鱿鱼”。

但“口彩”那么多,想要样样都能“讨”对,却是难办。

有一次,我的恩师突发急病住院,我匆匆买了苹果和鲜花走进病房,围在恩师身边的人都用奇特的眼神看住我,我不知自己哪里出了问题。幸而这时师母用山东话说了一句:“好,苹果,就是平平安安!”事后,我才知,苹果和“病故”,普通话的读音相去甚远,可在上海话中读音却完全一样。我猜想,既能说上海话又能说山东话的师母,此时特意说山东话,是向在场的人暗示,她和恩师只相信北方人的“口彩”:“平平安安!”从而替我解了围。

有人说“讨口彩”是一种阿Q精神,也有人说“讨口彩”是一种心理游戏。我以为,既然“讨口彩”可

一些建议

陆锦渊

上海郊区,本地户籍的常住农民以老人为主,有劳动能力的除了在二三分自留地上种些蔬菜、玉米之类自用,业余生活比较单调贫乏。有些村民组健身设施等不够完备,有些村的“村规民约”有待细化。

我今年80岁,只是学校退休职员,退休后曾担任过义务生产队长,在村里做过青少年工作委员会会员,还参与过村志编纂工作,多年来在农村所见所闻,觉得农村文化和文明建设还需加强。

我建议,各村每年评选出“孝老爱亲”“互助邻里”“见义勇为”等先进人物,让我们农村老人不仅从电影上看到全国性各类优秀人物,也有自己本村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人物;村里可以搞一个永久保存的荣誉室,把每年的村级先进人物的事迹上墙、入册,从而以文化人,代代相传;成立各类义工组织,农村每个党员也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义工,每年起码举办一次捐款捐物的慈善活动,增强社会的凝聚力;最后,村级组织每年定期确保召开一两次全村民大会,也是必要的!

让基层社会风气“神清气爽”,我们农村老人也应活到老学到老,跟上发展脚步,不能被社会淘汰呀!

以愉悦人心,慰藉精神,息事宁人,减少矛盾。对此,见仁见智,悉听尊便,大可不必上纲上线。

至于“讨口彩”最“吃亏”的是啥个辰光?高考!

明代冯梦龙就曾写过一篇《俗讖》,说在某地举行乡试前一日,考生借宿的旅舍老板必定会提供一种煮熟的猪蹄,即“熟蹄”,与熟悉考试题目的“熟题”谐音,也就是为考生讨个口彩吧。

反例也有。我的一位中学同桌,成绩非常出挑,但他的人学考分数不高。原来考前,大人们逼着他把定胜糕、四喜丸子、状元糕等“讨口彩”食品统统吃完,害得他在考场上腹痛难忍,只能匆匆交卷,成绩大打折扣。说起此事,他至今还记“恨”于心。

耳闻目睹,最夸张的当数我朋友小区里的一对夫妻。那年,他们的宝贝儿子考大学。考生的妈妈们居然有心思搞了一场“旗袍秀”,十几个妈妈穿着姹紫嫣红的旗袍(据一家网店公布,那年高考时旗袍的销量同比增长179%),在T形台上走猫步。不过,迪种辰光摆派头、扎台型有啥意思?后来一打听,原来这些妈妈的子女都是高考生,妈妈们集体穿旗袍,就为讨个

“旗开得胜”的“口彩”,而且旗袍的叉开得越高,“分數”就会越高。

高考生的爸爸也想“讨口彩”,专门去买了一件羊毛马甲,准备高考期间穿在身上,替儿子讨个“马到成功”的口彩。谁知被太太数落一顿,说他“拎不清”,因为高考是大热天,穿羊毛马甲,是想捂出一身痱子来?他马上因地制宜,改穿汗衫马甲——反正只要有个“马”字就可以了。

高考那天,各自穿着“标配”服装的爸爸和妈妈,陪同脚上穿着一只灰色一只黄色袜子(辉煌前程)的儿子,坐上一辆牌照里有两个6字(六六大顺)的车。站在路旁欢送的亲友团,精神抖擞地举着葵花齐声高喊:“一举夺魁(葵)!”……

本人生肖属马,也曾被邀请之列。虽然我不太相信“讨口彩”,但我还是丝毫不敢大意——因为我也是为人父母的,最理解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!



清清水边垂钓人

杨克元

长长的鱼竿起起落落,惊走四羽蜻蜓;垂垂的鱼线晃晃悠悠,荡起一溜圈波。对面岸上芦苇结穗,莲瓣缠丝,桂树镏金,枫叶染红,勾勒出一幅花枝招展、微风戏水的清丽图画。

河边,这一长溜的钓鱼人,或戴着凉帽,或撑着阳伞;或正襟危坐,或折着身板。身边,还有不少的辅助装备。其中鱼饵、鱼桶、鱼兜等环绕左右,引得路人驻足观望。鱼桶中响起一片水声,这是钓鱼人最大收获,最大安慰。它是收获的音符正在奏乐,它是钓鱼人耳中最动听的歌曲,最有律动的鼓点。

六月后,水边的钓鱼人日渐多了起来。是的,外出活动形式多种多样,静心凝神、修身养性的钓鱼活动成为了不少居民群众的休闲好方式。如果手气上佳,好运降临,一盆鱼萃佳肴是绝对不会缺失的。当

然,也有垂钓目的不是钓鱼,是钓自然、是钓心境的说辞,那也无可厚非。但我看到多数钓者,他们是需要鱼的,除了吃,也有卖的。

钓鱼队伍中老年人居多,耄耋长者也有不少。我也已七十高龄,时时反问自己为何还没有加入到钓鱼的队伍。析其原因,也有两点:

一是耐不住这份寂寞,二是承不起这份艰辛。你看,在水边一蹲就是数个小时,孑然一人。虽可引吭一曲,唯恐扰了清静,惊散鱼群;虽可灵魂畅游,又怕眼神飘忽,不见漂浮。讲起钓鱼的艰辛,这可不是矫情。你看,风里来,雨中去,烈日晒,寒霜打,完全完全的露天作业,正儿八经的风餐露宿。

然而,真正的钓鱼人要的就

是这份寂寞,这份艰辛。

他们在一人的世界中静听欢唱的鱼歌,在微澜的水波里寻找挥鳍的鱼舞,浮漂的升降,是他们的定睛之时;鱼竿的弯曲,是他们的心跳之刻。紧张的眼神,似箭在弓弦,一触即发;泛起的心潮,如滔天巨浪,滚滚而来。

一杆阳伞,一袭蓑衣;一壶清茶,一片

面包。就这么默默地驻扎,静静地守望。晨昏之间,倏然已见月上中天。释放寂寞,就在这起竿的一瞬间;忘却艰辛,就在这抄兜的紧迫中。

加大景观建设,感受幸福生活。人民政府在河道两岸,大规模地建起了景观绿道,为人民群众的通行、休闲、健身提供了诗意的生活空间,也为钓鱼爱好者创造了优良的垂钓环境。七尺

文人爱猫,几乎已成为通例了。作家周瘦鹃就以这四字写过一篇散文,从中国文人墨客大都爱猫谈起,直谈至西方文坛名流好多都有猫癖。周先生家原有一头玳瑁猫,蓄养三年之久,“善捕鼠,不偷食,便溺也有定处”,所以全家上下都爱它。然而后来性情大变,“整天懒得动弹,常在灶上打盹,见了东西就偷去吃,便溺也不再认定一处,并且常把脚爪乱抓地砖和椅垫”,惹得作者很是痛恨,却也无可奈何。一来一去,判断若两猫,真让人怀疑原本爱猫的周先生会不会因此而生出一丝悔意。

近代文人是爱猫一族的,亦不在少数,掌故大家郑逸梅曾撰《往事谈猫》一文,列举袁寒云、孙漱石、高吹万、丰子恺、吴湖帆等人都爱猫,南社冯平(壮公)因为爱猫,自署猫庵。某日猫忽走失,壮公甚至修筑一座猫亭来纪念它。据我所知,还可略为补充,后世自称猫庵的,尚有二人,一为杭州钟韵玉,一为苏州黄转陶(初名小猫)。

郑氏文中并提及陈灵犀“榜其居为猫双栖室”,则不妨多说几句。1940年4月初,唐大郎在《东方日报》“狼虎集”专栏刊有一首七言绝句,诗云:“哭到寅儿泪已倾,双栖楼阁尽多情。凤儿亦是何家号,一是红颜一畜生。”这首诗,题为《先生阁易名为猫双栖楼,赋赠一绝句》,可知陈灵犀此前斋名先生阁,此后更名为猫双栖楼,原因何在?读其首篇《猫双栖楼随记》可知,他当年曾蓄有两头狸奴,一名寅儿,一凤儿,今寅儿已逝,只留凤儿独处。怜其孑然,有意为它觅一伴,期望未来或有双栖之可能,于是改此斋名。文中还以他人之口嘲笑自己不寄情山水草木,而寄之于畜,亦笑而不顾。

唐大郎曾与陈灵犀住在一幢楼的上下层,他对于养猫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?答案是并无好感。查1942年2月27日“怀素楼缀语”专栏,大郎以文言体写道:“猫称狸奴,豢之者有癖,灵犀且不惮为之著盈篇牍之文,予则皆置其浪费也。”理由呢?首先是猫屎太臭,遂喜欢不起来。除此之外,并现身说法,称近年来住在一间屋子的三楼,在阳台独立设灶,邻家养了很多猫,然而并不饲养,总是驱使它们去窃盗邻居的厨房,一年之中,因佣人不察,损失甚大。某天煮了一锅鸡,谁料被邻居家的猫“破锅而窃鸡去”;又一天,买来青鱼一尾,被邻猫将鱼头叼走。大郎气愤至极,想要杀一儆百,遂找了一根木棒,恰好一头猫施施然露头,便用力击打,“猫狂鸣而去”。然而并没有多少效果,第二天邻猫照旧出现。急得大郎在文末呼吁,是要任其偷盗呢,还是杀之杜绝隐患。问题自然是无解的,而邻居家养猫不喂,也很让人费解。

两年后的1944年5月21日,唐大郎在《东方日报》的另一种专栏“郎虎集”里还曾提及猫,说卡尔登戏院2楼的写字间“翼楼”也养了一头猫,当大郎写稿之时,常躲在他身后,有时盘踞在两腿之间,大郎对此十分厌恶,再次道及:“予与猫尤绝无好感,今日人粮且不继,遑论备畜食?”但他似乎忘记了几年前猫的功劳。

话说1939年6月5日,在《社会日报》“唐诗三百首”专栏,大郎曾经写道:“室中鼠扰,从舅家携一猫来,猫终日不思食,向家人作呜呜,似求归去,然是夜鼠患遂戢。”并以此事为题材,撰写了一首七言律诗:“猫来终日不思食,岂是殷殷念主恩?至竟仁慈留我辈,何辞贫薄供鱼盆。能为跳荡吾儿伴,自有威仪群鼠奔。亡妇思家朝夕至,黄昏劳汝伺归魂!”诗的末句连带着将妻子去世的哀矜之情,也抒发于笔墨间,是点睛之笔,很能让读者生出同情心。孰料时过境迁,猫的好处竟完全抛诸脑后了。世事艰辛,对此岂不令人兴叹。

青竿一丈丝,菰蒲叶里逐风飚。几回举手抛芳饵,惊起沙滩水鸭儿。环顾四周,凡有江、河、泾、湖之谓的水边,皆有钓鱼人。春申江、淀浦河、北横泾、春申湖边上的蓑笠纶竿,烟波钓徒的迷人景色,写意着岁月静好,闲云野鹤的平静自由生活。是的,我喜欢停下脚步,多看一下清清水边的垂钓人。

那天晚上,我散步至正在建设嘉闵地铁的莘庄横泾水边,只见有三四人各据一隅,正在夜色中钓鱼,心中纳闷,他们在昏暗的环境下,是怎样看清很远的漂呢?我急急地走近一探究竟。

朋友,你知道是什么神器练就了垂钓人的火眼金睛吗?噢,原来是近年来流行的夜钓灯,也称夜钓激光炮。它把夜幕中的荧光浮漂照射得晶莹剔透,纤毫毕现。

蟋蟀图

屠功明画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